

祖師四十八訓摘選³⁸(中)

王覺一夫子 原著
忠恕學院 整編

(接上期)

第三十八條(中)訓文

陽氣上升，乘氣而化者，則鳶飛戾天，鼠化為鴛¹⁴。陰氣下降，乘氣而化者，則魚躍於淵，雀化為蛤¹⁵。

一氣流行，充塞宇宙，謂之「天」。人生之時，落地一聲，元氣入身，謂之「命」。主持形骸，謂之「性」。應酬萬變，謂之「心」。感於萬事，而生喜怒哀懼愛惡欲，謂之「情」。心之所之，謂之「志」。心之所憶，謂之「意」。飛潛動植，咸稟¹⁶一氣而生，謂之「一貫」。大無不包，謂之「費」。細無不貫，謂之「隱」。貫乎有象，謂之「顯」。通乎無形，謂之「微」。至真無妄，謂之「誠」。塞滿乾坤，謂之「大」。獨立不倚，謂之「中」。因物付物，謂之「和」。視之不見，聽之不聞，有感悉通，無求弗應，謂之「神」。陽生陰殺，萬物共由，謂之「道」。學道而得於心，謂之「得」。

大而元、會、運、世，次而春、秋、寒、暑；再次而晦、朔、弦、望¹⁷，以及子、午、卯、酉，都來一呼一吸，亦合周天造化。此箇消息¹⁸，視得到，說得出；而格物窮理，內聖外王，明體達用，引而伸之，觸類而長之，賢人之能事畢矣！

然此猶氣數之命，氣質之性，人心、識神之所自來；而非本然之性，降衷之性，人生而靜之性，性善之性，道心、元神之所自來。

此道天人合一，顯微無間。「故君子之道，本諸身，徵諸庶民，考諸三王而不謬，建諸天地而不悖，質諸鬼神而無疑，

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^⑭。」方可為天地立心，為生民立命，為往聖繼絕學，為萬世開太平^⑮。

知天為性之所自出，則三教一天，萬物一天；天無二則道無二；知此則三教歸一，萬法歸一，非虛語矣！故曰：「教不歸一，便非正教；法不歸一，即是邪法。」此造化之大體也。故聖人繼天立極，代天宣化；則制禮以節之，作樂以和之刑以驅之，賞以引之；正以一之，學以教之，行以率之；格其非心，復其理性；窮神達化，盡人合天。此由愚希賢，賢希聖，聖希天之道也。此條可以度儒。

【註釋】

⑭鼠化為鴛：為七十二候季節之一，於三月份裏清明轄下之桐始華，田鼠化為鴛，虹始見等之一候。

鴛為鳥名，《禮記·月令》：「田鼠化為鴛」。

⑮雀化為蛤：為七十二候季節之一，於九月的寒露轄下之鴻雁來賓，雀入大水為蛤，菊有黃華等之一候。

蛤為軟體動物，瓣鰓類，如蛤蜊，殼形卵圓而膨大，長寸餘，殼表色淡褐，稍有輪紋，內白色，綠邊淡紫色，棲淺海砂中。

⑯咸稟：即皆受之意。

⑰晦朔弦望：晦一月盡也，陰曆每月之最後一天。

朔一陰曆每月的第一天，即初一也。

弦一月中分，半月之名也。

望一陰曆每月十五日。

⑱消息：陰死為消，陽死為息。

謂盛衰，《易·豐卦》：「天地盈虛，與時消息」。

孔疏：「天之寒暑往來，地之陵谷遷貿，盈則與時息，虛則與時消」。消息為滅盛衰之義，音信所報人事之順逆吉凶等。

- ①⑨「故君子之道，本諸身，徵諸庶民，考諸三王而不謬，建諸天地而不悖，質諸鬼神而無疑，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」：此為《中庸》第二十九章。

所以君子治天下的道理，本身要有德業，善行，證驗合不合民心，百姓是否能信從，與夏、商、周三代之聖君明王所訂定的法制相比對，看是否有差錯不合理的地方，立於天地間，是否有違背天道之原則，對證於鬼神而無疑慮的，等到百世以後，聖人出來也不會感到離開道。

- ②⑩為天地立心，為生民立命，為往聖繼絕學，為萬世開太平：

這句話為宋朝理學家張載之至理名言，學者每每對之吟誦再三，讚佩不已，其善體天意，民胞物與的精神，永遠活在世人的心靈深處，凡有志於聖賢之道，樂於在進德修業上，下點功夫的人，無不將之奉為至上的座右銘。

- (一)為天地立心—天人本合一，人無天無以和諧，天無人無以顯揚，然天人之間，唯能溝通者「心」也，此心即「天道」、「天理」，只要我們能以此與天地和諧相處，共成共長才能真正達到「天人合一」之境。

修行者之所以要為天地立心，就是要體認到我們區區七尺之上，還有天命存在，《中庸》有云：「天命之謂性，率性之謂道，修道之謂教，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」意即在此。

人為三才之一，故天地必須配合了人，才能成化育之功，《易經》強調「苟非其人，其道不行」、「神而明之，存乎其人」，《禮記》更直截的說：「人者，天地之心也」。

可見人的重要性，因為唯有人，才能使天地之心得以發揚，有志者當體「天不言，地不語」而以身教，言教普傳此「心」，確立此「心」，如一燈而傳至無盡燈，天地之「心」才得以立。

- (二)為生民立命—為什麼要來為生民立命呢？

因為人在歷經輪迴之際，人性有時受無明遮蔽會沉落，會暗淡，故孟子說：「天下溺，援之以道」，朱熹解為通「為生命立道」，故立命即立道，修道之義。簡單的講，我們當努力修此慧命，以上通天命，下制運命化生命，則可與天地同參矣。

人於修行途中，運命是不足思的，「死生本有命」，唯有《易經》上所云「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強不息」的精神，才是我們的準則，故立慧命的修行者，終能克制運命，且要以「變化氣質」來自勵，使生命不斷的昇華，令其不致向下沉落。可見能為生民立命者，實為自渡渡人，已達達人的良方。

(三)為往聖繼絕學—聖賢辛苦一生，探索宇宙真理，並力求解決人生問題，將一點一滴的成就累積下來，開出智慧的火花，為天地間生生之德的奧意，給了一番註腳，但多少真義，今卻成了「絕學」。身為有志「繼絕學」者，有一個共同感覺那就是—「無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萬劫難遭遇，如今見聞得受持，願解如來真實義」的抱負。

至於如何才能「繼」呢？「繼」字有三層意義：「一、是傳承。二、是發展。三、是創新」。修行者發揮真理，如要能將之傳之永恆，它的基礎就必須要寬，它的視野就必須要廣。否則一偏之見，將要自壞前程，邵康節臨死前，弟子懇求遺訓，他鄭重地教以：「門前之路須開闊，否則自家行不得，又如何叫人去行。」此語實為立志行道者之至理明訓。很多有志於聖學者，一味只在固守紙堆或在表面上大作文章，卻終不得究竟，這些對於往聖的思想，囫圇吞棗似地接受，實難把握住聖賢的真確處，像是花瓶內的花朵，即使或能盛開一時，終究是會枯死的。

(四)為萬世開太平—先給「太平」兩字下個註解

太平兩字首見於《道德經》三十五章「執大象，天下往，往而不害，安平太」河上公對本章的解釋是「萬物歸往不傷害，則國家安寧，而致太平矣。」

在儒家而言，於《禮記·禮運篇》中的大同社會是「大道之行也，天下為公，選賢與能，講信修睦，故人不獨親其親，不獨子其子，使老有所終，壯有所用，幼有所長，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，男有分，女有歸，貨惡其棄於地也，不必藏於己；力惡其不出於身也，不必為己，是故，謀閉而不興，盜竊亂賊而不做，故外戶而不閉，是謂大同」。

可見出「太平」、「大同」之日子來臨，都要有個前提—「大道普行」。古今中外，多少聖賢無不在此方面做最大的努力，雖沒達成大同，太平之世，但救國救民的史蹟，卻史不絕書，宋、明之能在文化上，戰勝敵人，沒有在兇殘蠻寇的入侵下投降，都是理學家以聖賢為己任者的大功。今天我一貫道之道親，無不在為大道之普傳而努力，無不為萬世開太平之工作而努力；《中庸》云：「動而世為天下道，行而世為天下法，言而世為天下則，遠之則有望，近之則不厭」。如此以言教、身教，才能感化世人，要以真理、真法、真工夫，人人躬行實踐，以扶夫道，救人心，促其再現大同盛世，生民安居樂業，而能參贊化育，各盡其實，以報答天恩，這是生為末世之人，最光榮偉大的天職。

(續下期)